

108年度「鄭豐喜獎學金」社福論文 佳作獎

出國旅遊可讓我們的人生色彩更豐富

— 為何障礙者更需努力爭取出國旅遊的機會

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孫溥恩

壹、前言

出國一詞亦代表著許多的含義，如出國旅遊、辦公、留學等，背後所蘊含的即是一國際化的表現，出國旅遊便是藉由不同國家的人文風情、文化脈絡，乃至於到環境層面上，感受其中的差異性。在這一點比較上，便與國內旅遊不同了。

論述為何障礙者更需努力爭取出國旅遊的機會，其中一核心問題需提及：什麼理由選擇不出國旅遊，而這個選擇又為何是一限制，其中因素上的連動性與交織性是必須重視的，亦即除了障礙者的障礙本身亦受到限制之外，背後環境層面與個人脈絡的互動過程，亦是重點之一。

本篇以自我敘說的方式，分為兩個層次作為出發，一是個人層次作為出發點，包含障礙者的生命脈絡、成長經歷的部分。再者則是從實際環境上的限制，包含在家庭互動、管道途徑、資訊層面的部分，兩方面進而產生的互動，探討何以出國旅遊會形成限制，以帶出為何需要積極爭取出國的機會。

貳、出國旅遊的「限制」從何而來？

出國旅遊好像從來沒有在我的選項當中……這是我國三出國以前，所固有的印象。

患有輕度腦性麻痺的自己，三歲起就與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相伴的經驗當中，體會到障礙所象徵的身分就存在於自己的障礙意象當中，又因為是輕度的緣故，在人際上的互動形成一「矛盾」關係：知道自己走路樣態與別人不同，卻又知道自己與其他一般同學沒什麼不同，逞強與不願麻煩於人的想法應運而生，成了一直以來對於身體狀態的詮釋。

「人家出國可能是出國參加比賽、留學，而不是只是出國去玩，跟別人在那邊跟瘋、打卡上傳……。」印象中這是爸爸對於出國旅遊的想法。

從小父母從事自由業，小時候的家庭氛圍當中，很幸運地，我有了學習鋼琴、口琴、美術等才藝，卻也在這樣的學習歷程當中，深刻地感受到背後父親所蘊含得期待：

「你身體不方便，人家可以用勞力工作，但是你不行，學這些東西將來可以提供一個機會。」「至少你以後如果活動場合有人手需要彈鋼琴，你就有機會了，至少是靜態的。」

靠著賣衣服來維持生活所需的的家庭模式當中，看待錢的運用上也呈現了保守的態度，過往看到心目中的藝人即將舉辦演唱會，又或者是旅遊頻道所映然的各國美景，最常聽到媽媽自嘲地說：「你看！我們不用去那些國家看了，現在頻道就有了。」

第一次出國始於國三的暑假，趁著剛錄取高中時的喜悅心情，以及從未出國的期待當中，飽覽了香港的多元風情，卻也在這五天疲累的行程當中，撐著雙拐的身體正告訴著我：體力的重要性。

多年來身邊的人一直建議著我使用電輪，無論是家人、治療師、朋友家長，甚至是走在路上路過的障礙者，對著我說：「弟弟，這樣一直走腳遲早會壞掉喔！坐

電輪比較適合啦！」時，心中總有一股不願面對與逃避的心態……「自己明明走

的好好的，應該還不用到坐電輪吧。」這是當時心中一明確的想望，下意識卻也預設了自己應該要為以後的身體狀態來做準備。沒想到，這一切來的太快，原本預估可能 30、40 歲的人生處境，欲在我大三下學期被迫要去面對。

因為學校的馬拉松練習，在過度使用腳的情況下，張力所帶來的拉扯導致我的左邊髌骨有半脫臼的情形，需評估要不要進行手術，雖後來經由治療師的復健後趨於穩定，然隨之而來的想像卻使我痛苦萬分：「怎麼辦，我以後真的要坐電輪

了……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，往後的生活該怎麼辦？」看見周遭的朋友因為「輪椅」而面臨社會上的種種限制，我不禁這樣問自己。

這件事情的發生，也牽動了往後出國旅行所要注意的事情。今年（2019）輔具展中，瀏覽於各家廠商展示的手推輪椅，以便接下來暑假要去日本旅遊的行程，考量到身體上的體力，經由家人的討論與評估下，決定攜帶手推輪椅以半替代的方式進行旅程。

「要不要試做啊，同學！看輔具就是要坐啊，這樣才會知道是不適合。」「哈哈

沒關係，我先看一下……」記得當時我寒暄笑著回答。

猶豫，卻步，進而勉為其難的試坐，是當下很直觀的心情，身邊許多朋友都是輪椅族，我當然知道好像也沒什麼奇怪的，況且我也知道坐輪椅是最直接對我的身體有幫助，卻仍是有一種深沉的傷悲，腦中想著一無形卻又顯而易見的標籤，標示著外界對我的眼光，以及意識到自己將面臨走下坡的人生。

環境，成了首要面臨的議題。

日本的無障礙設施使我感到驚艷，包含路面導盲磚的設置、扶手兩端的點字設計與捷運車站的聲音回饋等，完整度與覆蓋度都較台灣來的高，而身為坐在輪椅上的我，自然會去檢視對於肢體障礙的無障礙設施。

經過了 5 天的行程當中，原本不成困難的，都成了需要克服的地方。日本的地鐵雖然方便度極高，硬體卻十分地老舊，電梯，就是一個深刻的例子。從地鐵站的電梯標示不清，到地鐵內部並不是每一個站都有電梯，或者是路線複雜等，都

造成我與家人相當的不便，地鐵車廂與車站之間的門檻過大也是個問題，很多次都需要爸媽兩手撐起來才上得去（當時因時間太趕加上語言不通，故無申請斜坡板服務）。

家人的舉動，則是另一面我感動的地方。即使走到了現在，我仍是一個不太會去請求別人幫忙的人：

「同學，你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OkOk~我可以，不用不用，謝謝你！」在校園當中時常會遇到同學這樣詢問，我通常是這樣答覆的，即使我可能真的需要協助。

從小覺得自己的障礙程度沒有那麼嚴重的情況下，習慣什麼事情都傾向自己來，除非真的需要幫忙的態度裡，坐輪椅，也衝擊著這樣的觀念。

家人每天幫我推著輪椅，抬著走過樓梯間看似理所當然，卻也代表一種包容與負責，說實在的，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，即使是在日本這樣的環境下，我仍無法成行。

貳、為何要積極爭取出國的機會？出國帶給我的意涵。

很幸運地，我有了出國的經驗，然而，出國使我看見更寬廣的視野，亦也讓我反思過去的流變，與我的障礙、環境習習相關。

從自身的脈絡而言，自己身體的體力隨著年齡的變化以及不當的施力方式而造成損傷，形成對於自己障礙的想像產生轉變，外人可能覺得想太多，卻是障礙者深刻地映像，伴隨著恐懼、害怕與無助。

家庭是一個主要的因素，由於過去的生活模式讓我意識到出國似於一個不會選擇的旅遊方式，變得不是那麼的重要。家人對於出國的觀念與詮釋（一種目的性質）亦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，其中，轉變與包容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環境的問題隨之而來，無障礙的完整度成了我首要面對的問題，除了自己面對於外人的眼光之外，外在社會環境的支持度亦是需要相匹配的。

上述的論述中，可知，從一個自身生命脈絡的角度檢索，每一個時期、階段亦可

能形成對障礙者出國上的限制，是一鎖鏈的概念，環環相扣。

而走過這段歷程當中，也意識到障礙者在旅遊資訊的管道途徑方面，是相當缺乏的，憶起參與今年輔具展與過去旅展的經驗，有具規模在推廣無障礙旅遊的旅行社相當的少，大多都是障礙者出國遊玩時，分享的部落格經驗。

為何障礙者更需努力爭取出國的機會？我認為，這代表一個「轉變」的開始，不管是社會層面或個人想望，為何要努力？當然有其限制，融入於自身的脈絡中找尋，我想，那是一種轉變的力量，當然，可想而知，之所以有出國的機會，上述的那些原因，缺一不可.....回顧於這整段過程，一個出國旅遊的機會需要多方面的配合，可謂天時地利人和，當然需要爭取，必要珍惜。

參、結論

本文採用採用自我敘述的方式論述，呈現出國旅遊同為輕度肢體障礙者的生命脈絡當中，有何限制？以帶出出國旅遊對於自己有何意涵？從其他的障礙者的角色中，為何需要爭取，當中社會層面的改善與個人的心理調適是相互動的過程。

其是透過自身的覺察與經驗描述研究主題，並不代表所有肢體障礙者的觀點與經驗，是本研究限制。

而採用此研究方式的原因在於凸顯障礙者生命脈絡的重要性，繫於對「出國旅遊」的選擇。置於一個人的脈絡當中，凸顯障礙者在生命當中的每一個階段、時期，都有許多的困難需克服，出國旅遊的機會，就變得需要去爭取與珍貴了。再者，藉由自身生命故事的呈現也具有其深刻性，代表著對於自身的反思與體會，以此方式描繪障礙者在這樣的歷程當中，所做的努力。